



1 2 3 4 5 6 7 8 9 10

門口
號 3615
卷 2

大學衍義卷之一

宋 學士

真德秀

明 史官

陳仁錫

彙輯

分類 366
書名 10(20)
通鑑

帝王爲治之序

堯典。虞書篇名。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發語辭。曰字與考。古之帝堯。曰放勲。放至也。亦廣大之意。如其事云云也。曰放。放乎四瀕之放勲功也。欽明文思安安。欽敬也。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被及也。四表。四外也。天下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明明之也。以用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和睦。和章明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畿內之民也。

明也。協合也。於美也。變化也。雍是也。雍和也。

臣按此章紀堯之功德與其爲治之次序也。自

鴻荒以來，羲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于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勲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欽明文思，堯之德也。欽謂無不敬，明謂無不照，文謂英華之發見，思謂意慮之深遠，安安無所勉強之意，言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謂性之者也。允恭克讓，堯之行也。恭非飾貌，故曰：允恭讓，非強爲。故曰：克讓所謂安，而行之者也。積諸中者深厚，則發

乎外者光明，故能覆育四表，而昭格兩間。此所謂帝者之德也。克明俊德，言能明其太德也。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太德則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明曰昭明，明之至也。和曰協和，和之極也。曰於變則無，民之不化，無俗之不美，雍雍乎如歲之春，此所謂帝者之治也。先言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次言百姓昭明，謂民

亦有以明其德也。德者人之所同得本無智愚之間。凡民局于氣稟蔽于私欲。較其得不能自明。必賴神聖之君明德爲天下倡然後各有以復其初民德之明。由君德之先明也。五帝之治莫盛于堯。而其本則自克明。僕憲始故大學以明德爲新民之端。然則堯典者其大學之宗祖歟。

臯陶謨。亦虞書篇名。臯陶舜之謀也。曰慎厥身脩思永。謹也。厥其所陳之謀也。曰慎厥身脩思永。謹也。厥其所陳之謀也。脩厚也。庶明勵翼。庶明謹也。衆賢輔邇可遠在茲。邇近也可遠謂可推也。也。而及遠也。茲此也。

臣按臯陶爲帝陳謨。未及他事。而首以慎脩其身爲言。蓋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而謹之于言。又脩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爲人君者。孰不知身之當脩。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慎者。今日如是。明白亦如是以至。無往而不如是。夫然後謂之永。不然。則朝勤而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義。故也。謹則常敬。而無忽思。則常存而不放。脩身之道。備于此矣。然後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

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篤叙之使均被其恩。衆賢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爲吾助。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焉。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

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歟。

伊尹作伊訓

商書篇名。伊尹湯之垂相。湯孫太甲立又相之。

曰。今王嗣厥德。

嗣繼也。今王指太甲。

因不在初。

初謂卽位之初。

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臣按。此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成湯蓋躬行之。故伊尹舉之以訓。太甲也。欲繼成湯之惠。

當在嗣位之初。初焉不謹。未有能終者也。德者何。愛親敬長是也。人君之于天下。當無所不愛。而立愛。則自親始。當無所不敬。而立敬。則自長始。二者愛敬之本也。本既立。則自家而國以及于天下。無不在。吾愛敬中者。苟無其本。而逆施焉。則其愛爲悖德。其敬爲悖禮。豈先王出治之道哉。

詩思齊之二章。思齊。大雅篇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者儀刑之刑。寡妻嫡妻也。御治也。

臣按。此詩之序曰。文王所以聖也。說者謂文王

詩解在進
說似反

世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之所以
賢，則又本于文王之躬化。故詩人歌之曰：「刑于
寡妻。」言文王之德儀于閨門也。閨門正矣，次及
于兄弟以治于家國，無不正焉。其本皆自文王
之身始。孟子舉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曰：「言舉
斯心加諸彼而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脩吾身
於此，而其效自形於彼。故當是時，內而后妃有
躬儉節用之德，無險詖私謁之心。公子皆信厚，
王姬亦肅雍，則化行於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
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於國矣。視堯典

之言，若出一揆。此帝主所以同道歟。

易，周易，家人卦象。曰：「孔子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
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太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
謂也。」嚴，尊也。君，長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亦孔子辭。」風自火出，家人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離，卦體，離下巽上。上九，威如吉。象
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臣按：家人，一卦。昔言治家之道，二以陰爻居內，
卦之中，女正位乎內之象也。五以陽爻居外卦，
之中，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古者爲宮室，雜內外，

男子居外。凡柵外之事屬焉。女子居內。凡柵內之事屬焉。各有攸主。不相侵紊。自士庶人以迄皆然。而人君之家所繫爲尤重。故禮有之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古者於男女內外之辨。其嚴如此。豈私意爲之哉。天陽爲健。主生。覆於上。地陰爲順。主形。載於下。此天地之正理也。男以剛健爲德。而所職者。斷制。女以柔順爲德。而所職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則合乎天地之理矣。一失其正。則悖乎天地之理矣。治家以嚴肅爲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

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然所謂嚴者。非猛暴之謂也。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不盡其道。上下肅然。無或少紊。如此。則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無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卦體內離外巽。故言風自火出。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內而出。以家與國言。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家言。則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家。又在於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謹。則無以律其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謂有其實也。行必

有常常謂有常度也。言行必謹。吾身脩矣。推之家國無不可者。上九「爻復」。言治家之道嚴威。則吉。聖人慮後世昧其本旨。或以猛暴爲威。不知治身。弗嚴以威。加人未有能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其身。一言一動。凜然不苟。是則所謂威如也。合彖象而觀。則家爲天下之本身。又爲家之本。蓋斷斷乎有不可易者。

大學篇名。禮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作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聲治平。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

格物要處
全在誠意
是立至誠
之心。以格
之非泛格
也。所以一
頭緊着身
心。不頭緊
著天下國
家。再無不
故曰格。
閔福與者

自太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

塗厥功大矣。

中庸亦禮記篇名。孔子之孫子思所作也。子思名伋。魯人也。門人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緯之經者。經者。經之經也。曰脩身也。尊賢也。敬也。親親也。宗族內外之稱。敬太臣也。體羣臣也。體。言。體。卽。之。謂。新睦之也。下親字。尊猶親也。上親。謂。子庶民也。庶衆也。言以。柔謂撫。柔之柔。懷諸侯也。子視其民也。來百土也。來如招。柔遠人也。也。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怨也。諸父謂伯父叔父也。昆兄也。敬太臣則不眩。眩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畏也。

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廩稱事。旣讀。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儒呂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

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亲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下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朱熹曰：脩身道立以下，言九經之効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系遠人則天下之

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朱熹曰：不_{其外}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_{其外}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静_{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_{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内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弊，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故去讒遠色，賤貨而於譽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

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

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塗矣。無後者續之，如周武王立弟已滅者封之，如夏商之後桓公封衛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時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慕賢，親親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糴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

此爲周政
憲解乃有
宗室任將
相表表可
紀者正不
須一例故
又有親而
賢之說也

大學衍義 卷之二
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立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來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

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往成亂范睢所爲姪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之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襍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特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進賢而逸於得

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上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往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熹又曰一者誠也一不誠則九者皆爲虛文矣

臣按九經之說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先言誠

意正心而後脩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脩身始何耶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熹之以一爲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一則雜純則誠雜則妄修身不孟子善惡雜至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一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伊尹曰克中庸曰行之一者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臣按孟子謂天下國家乃世人常常稱道之言

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蓋有序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爲治。本末亦猶是也。然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蓋誠意正心。皆脩身之事。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邇近事在易而求之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臣按戰國之時。學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不知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後長之際。而仁義之實。止在乎尊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

求之難。不知闢土地。朝秦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故孟子切切以告時君。欲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責效於天下。蓋人君能親其親。則人亦莫不親其親。能長四友。其長則人來。莫不長其長。舉天下之人。而各親其親。各長長。則和順輯睦之風行。而乖爭陵犯之風。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是亦由一家以達天下之意。

荀子名況。請問爲國。曰。聞脩身矣。而未聞脩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者源也。

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臣按荀況之意謂君身正則臣民亦正故多爲之喻如此亦有指哉。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建元初以賢良對策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臣按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

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舉而措之耳。夫天之與人本同，人事正則正氣應之，此善祥之所由集也。人氣不正則邪氣應之，此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事不正則邪氣應之，此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嗚呼，可不謹歟。

陽子名雄字子雲漢成哀間大儒著洪言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臣按道卽理也。天下雖大，同此一理。人君所爲

循理則治。悖理則亂。故曰治之在道。四海雖遠。心小同此。一心人君心正。則治。心不正。則亂。故曰治。日天之在心。下理可以貫萬事。治天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萬物。治遠不在邇乎。

周惇頤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朝熙寧元豐間以郎官爲監司。著太極圖說。通達孔孟之微。則獨創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端正也。誠實也。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之屬。和睦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一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家人皆易之卦名也。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也。離。中女也。

女同居而異意。故爲睽乖之象。堯所以釐降于女于鴻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釐理也。降下也。鴻水北。舜所居也。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復反不善之動。妄也。妄復無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无妄復亦一卦也。

臣按。惇頤之言。與前聖實相符契。蓋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捨義。世之

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踈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十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一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則

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眞，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惇頤之言，淵乎旨哉。

大學衍義卷之一終

大學衍義卷之二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帝王爲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大禹謨虞書篇名。紀太禹所陳之謀。謨，禹之辭。帝曰來禹。此舜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熹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

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欲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个人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一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平，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則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下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哉？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亦學此而止矣。先儒訓釋雖衆，獨朱熹之說最爲精確。夫所謂形氣之私者，指聲色臭味之欲而言也。性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事行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下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哉？

命之正者，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也。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性也。今卽人主一身言之，官室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與夫，妃嬪侍御之奉，觀逸游田之樂，此人心之發也。是心爲主而無權以裁制，則物欲且滋。其去桀紂不遠矣。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爲迷心之鴻毒，思所以郤之。知淫聲美色爲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之。此道心之發也。是心爲主而無以汨喪，則哩

義曰：克其去，堯舜不遠矣。人心之發，如鎚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克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爲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爲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聖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蓋主於中，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心非二十事也。欲學堯舜者，其惟用力於此乎。

益稷

亦虞書篇名

禹曰：都美帝慎乃在位。帝曰：俞。俞

也

大學行義

卷之二

嘉慶丙寅歲之學

三

上卷只爲
幾個百姓

既命禹又
益復又
曾皇夢
龍也只爲
幾微百姓
所以不嫗
篤

禹

志

不
大
也

以
昭
受

上
帝

天
其

申
命

用
休

重

也

美

也

臣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

又爲三言以敷衍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

止也。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

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非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明動。之初康者。治安偷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

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慎。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玩之可也。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成湯。曰德。且新萬邦。惟懷。懷。也。志自滿。九族乃離。志者。心之所存也。王懲昭太德。建中于民。建立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以義制事。制者。制也。以禮

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譏人莫已。若者。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按此仲虺勉湯之辭。欲其於身心用其功也。德脩於身者日新而已。則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心之所存者。驕盈自足。則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日新則旦。進一日。堯舜競業之事也。自滿則日忘。一日。後世人主不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懋昭太德。卽所謂日新其德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

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機括也。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卽其事也。懋昭大德者。脩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爲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此所謂建中于民也。然其道豈有他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適當。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焉。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

中矣。已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爲法後世者，義與禮而已。道備於身而無闕，則法垂於後而有餘。然必不恃已之善，以資夫人之善，乃可以興。反是，則危亡之道也。虛心好問，則天下之善皆歸于我。豈不裕乎？矜能自任，則已之善，其與幾何？豈不小乎？成湯聖人也，而仲虺勉之以學。下寧切至有如此者。後之人主可不深味其言。

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商書篇名。作此，以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躬，身也。暨，及也。咸，皆也。又曰：德惟一動，固不吉。德二三

六是太極
日新是無
極故曰無
極而太極

動，固不吉。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也。協，合。

臣按：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武身之也，則成湯之聖蓋由學入而其所以有二德者，伊尹輔佐之力也。伊尹至此，又舉以告太甲焉。一者何純而不雜，常而不息之謂也。吉凶者，善惡之應，人之秉德也。純善而能常，則動無非吉矣。不純乎善，而人欲參之，不常乎善，而人欲間之，則二三其德，而動無非凶矣。易以日新爲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

凡有四端
于我者正也
謂正于二

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驟，以一出一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終始之間，常一不變，則德日以新矣。然德無定名，有凶有吉，將何所擇？而師之要當主其善者，以爲師善者斯德而不善者非德也。善無定體，將何所擇？而主之要當以協于一者爲主。二者斯善而不二者非善也。天下之理，凡出于一者，無有不善。如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興焉；此時未有他念之雜，一而善也。纔有納交要譽之心，則不一而非善矣。

故考德者，以善爲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爲主。太甲悔過遷善之後，伊尹猶慮其擇善未精，執德不定，而轉移于他日。故特作一德之書，以告之，而精要莫切於此數語。嗚呼！惟精惟一。舜將遼位，而後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將告歸，而後以告太甲，付授丁寧之意如此。爲人君者，可不慎言乎？

周公作立政。周書篇名。公作文王惟克厥宅心。宅，其心也。此以成王謂之。立政，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卽大禹所謂安汝止也。堯

舜以來累聖相傳一本乎此成王卽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書以立政爲名所陳皆命官用人事而必以宅心爲先蓋用人才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才之本也夫政事之脩廢由用人之得失爲人君者孰不知之而用舍之間鮮不易位者以心無定主而是非邪正得以眩之故也文王惟能安定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同於之人皆賢而有德者心猶水然撓而濁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

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其能宅心之故也文王生知之聖若無所事乎學而其所謂克宅心者是乃文王之學也然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者亦猶臯謨不曰慎脩厥身而曰慎厥身脩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哉

洪範周書篇名洪大也範法惟十有三祀武王卽位也商曰祀周曰箕箕子王訪于箕子箕子殷父師也義不臣周故仍稱祀立紂子武庚以箕子歸而訪問之箕國也子爵也天陰隲下民隲升也相協厥居相助也我不知其義

倫，攸，叙。彝，常也。倫，理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涖，主宰之謂。洪水汨陳其五行，鯀禹之父也。涖，塞，震動也。則殛，殃。鯀治水，九載功用，未成也。禹，列也。帝乃震怒，天也。則殛，殃。鯀禹之子，興起也。鯀，舜禹之子，以代鯀嗣。鯀，亦興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亦與也。彝，倫，攸，叙。初一曰，五行。土以其流行于天地之間，故曰五行。次二

一曰，敬用五事。視，四日，水。聽，五日，火。三日，本。四日，金。五日，貌。二日，言。三日，思。次三日，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日，貨。三日，賓。八日，師。兵也。農，厚也。六日，司寇。七日，貨。四日，祀。四日，司空。五日，同徒。次四日，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日，協，用，五，紀。曆數，協，合也。以人占天，欲其協，合也。次五日，建用皇極。建，立也。皇君也。極，至也。立，極，于上。使人望而從之，故曰，建用。次六

日，又用三德。二日，正直。三日，剛克。三日，柔克。次七日，明用稽疑。稽，決疑惑。故曰，明用。稽，擇，建立，卜筮，人所以次八日，念用庶徵。時，徵驗也。念，謂念念在此。次九日，嚮用五福。一日，日雨。二日，暘。三日，燠。四日，寒。五日，風。次十日，用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日，疾。三日，憂。四日，貧。五日，惡。六日，弱。凶，短折。則攸好德。五日，考終命。攸好德，威者，所好者，善也。考終命者，得正而終也。嚮慕也。則康寧之反。惡與弱，則攸好德之反也。疾與憂，則康寧之反。惡與弱，則攸好德之反也。疾與憂，謂窮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威猶畏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初，未皇他事，首以彝倫之叙。訪于亡國之臣，訪云者，不敢召而就問之也。彝倫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理，非人之所爲。序天之所設也。天之於民，既默陟。

之於善。又助合其厥。居然君師治教之責。則於我乎屬。我乃未知常理之次叙焉。此所以問于箕子也。堯憂洪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道。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汨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汨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太法九疇。鯀以殃禹繼而興。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太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

不患無理
而患無數
天一地二
理執大手

問更無歸
是猶岐
性命而二
之也

之以爲九類。卽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卽所謂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于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至於慢。言必至於悖。以視聽則昏。且室以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

兵刑皆是
厘事

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之教焉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曆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爲民之極

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因俗之強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于下臣當循法無使顥恣而僭乎上爲治之道無越乎此故曰又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已而後謀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決之於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

驗也。天人相應。若影嚮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度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天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間箕子之言。所以爲萬世蓍龜也。

禮踐阼篇大戴禮篇名

武王踐阼三日

阼者。君之階。故人君卽位謂之踐阼。

召師尚父而問焉。卽太公望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槃。於盈。於杖。於帶。於履。履於觴豆。於戶牖。於劍。弓矛。爲銘焉。

臣按。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也。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

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者。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

以上叙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或謂堯舜而下皆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爾若夫治己治人之法。固不能無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成之論語。則信而好古者。孔子之所自許也。學之不講者。孔子之所嘗憂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生知之聖。未有不從事于學者。然自商以前。未有學之名。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

傳而命與君臣之間。胥訓胥告者無非學也。願治之主誠卽其全書而熟復之。則于載聖學之源流。將瞭然於胥中。彊勉力行。二十帝三十王之盛。可以企及也。今特撮其大要。著之於篇。以見學者有本云。

大學衍義卷之二 終

大學衍義卷之三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帝王爲學之本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書說命。商書篇名。說傳說也。築于傅巖之野。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台予也。小子高宗謙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毫暨厥終罔顯。遯隱也。罔無也。顯明也。爾惟訓于朕志。訓教也。若作洒禮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于因。子棄子惟

克邁乃訓。邁行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也。永。匪說攸聞。匪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遜謙抑也。務專也。敏速也。以克永。世克能長也。惟說攸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念也。茲此也。道積于厥躬。積聚其也。躬身也。惟數學半。數教也。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脩因覺。因無也。覺猶知也。監于先王成憲。監視也。先王謂其永矣。旁廣也。俊賢也。又人謂有治人之才也。列于庶位。成湯憲法也。庶衆也。

臣按高宗之爲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

甘盤遯歸荒野。自洞而毫不知所終。高宗自失

甘盤萍然無所於學。既得傅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爾。惟訓于朕志者。望說以格心之事也。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非賢者脩輔。無以進其德。汝交修我。而無棄我。我能行汝之教。高宗之望於說者。如彼其切。說其可忘言乎。王人所以求多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於事。然後爲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爲哉。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若書之典謨是也。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若讀非聖之書。其何益乎。獲者得之于已也。學必自得。然後爲功不

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嘗學也。人君行事當以古人爲師。若自任已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久安者無是理也。于是又言爲學之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敏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于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修之道自將源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夫人孰不知此然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道積于厥躬。積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丁理

明日又造丁理。今日進丁善。明日又進丁善。持久不替。則道積于身。身卽道。道卽身。渾然無間矣。於是又言數之與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必也丁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然後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終始。不曰始終者。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一也。說論爲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未知所法。則又勉之以成湯爲法。成湯旣盛矣。德猶恐其有慙過。必改而不吝。儻能

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說其敢不敬承乎學之二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

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羣臣進戒也。將就成之成王之詩。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也。將大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續也。廣也。佛時仔肩。佛音弼。輔也。肩也。負也。示我顯德行

臣按成王卽政之初群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爲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其道何由惟學而已蓋學則

有緝熙光明之功凡人之生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惟其學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今當從事於學猶婦功之績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負任則群臣之責也願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此成王慮學之難進故望于群臣者如此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以上叙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臣按二十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其知學之本故能克己蹈道卒爲商周令王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功於人如此哉。

帝王爲學之本

漢高文武宣之學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自矜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久之術也。鄉紳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祖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篇每卷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也蓋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爲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齒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爲秦主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爲相養其民以致賢人牧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不下之義

以此責賈
過置斧灌
何地是以
論人宜恕

不離齕，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更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一子，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太典以垂天下，以詔萬世。使陸賈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端，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嫡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爲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之皆

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濟亂宮闈之醜，而呂氏至于族滅，後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臯陶伊尹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蕭相國不繫獄，黜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範，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于傾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有奴

與之和親而手足削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猶道富者田連阡陌倍擬公侯而貧民寃苦失職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官者臣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厲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蓋賈雖有修仁義法非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之所以深惜也

漢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

徵也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釐福也

宣室殿名

上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古昔君臣皆席地而坐故坐久相親則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臣按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陰陽造化之謂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爲之前席其必深有感于心矣惜史氏之不載也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在孔門惟季路問事鬼宰我問鬼神莫其他門人高弟太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

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邪。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爲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媿于古。吁可憐哉。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太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

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者。彊勉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于此。而帝不能用也。惜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十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義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業言。古之聖人。有所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充其智。

識則高明見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用其言故成於內而致行之不徒爲聞道之名要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漸以致之古由於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舜貌貌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情而名顯德章而身尊讚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亡而人不

益勤而異
日進無遺
非易易者
不能就此

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十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意奢淫之失窮兵東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刻三策之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爲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

大學後編 卷之三
及聞寬語可觀乃從寬問丁烏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爲樸學弗好既生之矣及聞寬說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真廟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十篇果嘗深玩而服膺焉修已治人亦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聞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爲轉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

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悅蔡義說詩旣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邪夫詩三百以關雎爲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衛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臣如此他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橫歛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爲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違于政雖多亦奚以爲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知聖之言

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_五六藝_{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鑿于大道

鑿不明也。大道謂先主之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

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二十人遍

也。究窮也。

宜用修正之入則達於時宜又與元康詔書合

孝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_下刑謂刑法名謂名家者流考核名實者也繩束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

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

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闇於太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燠寒風之時爲肅乂哲謀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爲狂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仁心與天地相爲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于影響蓋如此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吏民之厥身修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

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爲帝用夷於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濶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于功利其與帝相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窺見此指其肯輕爲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爲道若白黑之異色清濶之異流不可雜也雜則黑與濶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爲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耻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于學官矣孔子定書紀文武成康之政爲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是夫子之意正彼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眞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并儒之通世務者棄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厲精爲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

不免也基後來之禍，惜哉。

以上叙漢高文武宣之學。

